

家中歷險記

溫玉萍



孟子說：「上天要給一個人負大責任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擾亂他做的事，為着他動心忍性，以增益他原本未具有的能。」

幾天前，我經歷過一次不小的磨煉，我想，難道上帝要托付我去做一件大任務嗎？不可能，我已年近八十，能耐甚麼重任，還是說我向來行事粗心大意，魯莽衝動，這是一番管教。

無論怎樣解說，事情竟發生了。

一連幾天陰雨，太陽偶然會在堆積的層雲隙縫中露出明亮的圓臉，一會兒又像頑童一般躲藏起來。天風難測，說不定甚麼時候灑下一場驟雨，這樣的情況下，我會把洗好的衣服掛到樓上的涼台上，有屋頂蔭庇，不怕風雨襲來，外邊的陽光映射，空氣乾爽，很快乾透。

那天上午約九時，我整理好一篇文稿，心情愉快，隨意走着，上樓看昨天涼曬的三件旗袍想必可以收起來了。

涼台在主人外的外面，自從兒子搬走以後，這間大房顯得分外空闊，推開一扇木門，早上涼風輕拂，可以看到遠處青色屋頂的電星大廈，近處被四家的後院圍着，這時間無人聲，人們都上班去了。一片寧靜安詳的境界。

我的旗袍乾了，正想轉身回去，因為抱着衣服，佔據的空間大，碰到那扇向外開的木門，砰然一聲，我被鎖在外面。初時並不為意，以為移開紗窗，伸手入去在裏面拗開門鎖頭就可以把門打開，不料我的手短，盡力伸長，也只能指尖碰到門鎖。這時我着急了，「怎辦？」試用掛衣架扭成圈套住門鎖，但無法使門鎖轉動，又用一塊毛巾包着或能

借力，仍然無效。這時我的手腕，因用力在鐵窗間磨擦，已呈現一大塊紅腫，看着房內的時鐘正是十時四十分。我已掙扎動心近兩個小時，心力疲憊，感到無望的頹喪。唯有等到下午五時以後，兒子放工回來才有解救，幸虧我已吃過早餐，而且曾經有過五天禁食禱告的經驗，餓一餐算不得甚麼？我告訴自己，不可慌張，要冷靜才能動心思。讓我來背聖經吧，我會背詩篇第一、十九、二十三和九十篇的前二段，我想躺下來舒服些，但地磚太凍，還是坐着，涼台只有五塊小白磚寬度三十七吋。兩腳僅能伸直，想着心裏焦燥，竟然沒法背出來，心裏面發出警告，「不可慌張。」

我站起來，憑欄眺望，遠處一片晴空下，青色圓蓋在閃耀，看近處都是重重疊疊的屋頂，再向下看就是鄰家的庭院，靜悄悄的沒有動作，遠方有一輛汽車駛進第四巷，正停在鄰家的對面，讓我看見一個男人下車，車就開走了。這男人也沒有望過這邊來就走了。這時我聽到屋前面鄰居，太太在廚房外炒飯，只能看見她的腳，我大聲喊叫，希望引起她注意，但院外空闊，我的聲音不夠宏亮，音波都在風中散失了。

看着太陽已逼近涼台，下午不能留在這裏蒸曬，我要走到前面的涼台，讓人可以看到我，替我撥電話向兒子或媳婦求救，因為屋外鐵門還鎖着，屋子前後也未開鎖，外人沒有鎖匙是無法進來的，我要走到前面的路就是走屋頂。我決定冒險。

首先，我跨上四呎高的欄杆，跨上時縱身而起，腳板抵住磚欄，坐上木欄後，轉身移腳跨過去，下邊的車房頂是紅色弧形瓦片，看來足夠承受我的體重，但要向前走，就得有膽量了。我知道只有上帝可以幫助我，就開聲禱告，求主耶穌赦免我的罪，「主啊，扶着我，」我彎下身，雙手爬行，像在屋頂上遊盪的貓，在這六十呎長的屋瓦上，一半沒有窗戶，直到前面樓梯間和臥室時有一個大窗，我才站起來手扶窗上鐵格。我想萬一失衡腳滑，就會滾下地面，那裏有一列花盆，花盆外的花棚架和幾株花樹，我這副老骨頭不死也會斷骨或折裂，造成終身殘廢的悲劇。雖然這樣想着，心中卻出奇的平靜，相信主正在握着我的手，使我踏得平穩。

終於走到屋前的涼台，這裏開始有片橫向的屋瓦和剛才直向屋瓦交接處向上突起，造成我跨上涼台的踏梯，很容易就跨入去，兩個臥室門竟然有一個沒鎖上，我輕鬆的走入去，感到一陣脫險的興奮，望着熟悉的佈置，燦然帶着溫情的色彩，從來沒有感覺到如此可愛溫馨的家。我歡欣地走下樓梯，回到日常作息起居的廳房，不禁跪下感謝天父上帝，把我從困境中牽引出來，放我回到安全之地。

我又能如常的預備午餐，雖然比往常遲了一小時，在我經歷這場艱難危險後享受的飯菜分外香甜，我的謝飯禱告也更加懇切。

往常朋友們常跨讀我這把大年紀還能駕駛汽車，這回動心忍性的歷險過後，我又有多一項可誇的特技——「爬屋頂」的老人。

迴響

《導向》的出生和成長是神對祂家兒女信心事奉肯定的明證。如今正是二八年華，亭亭玉立，秀外慧中，像以斯帖，又像底波拉，像路得，又像馬利亞，無論在台前，在幕後，同有一個心志，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。十五週年那期，很喜歡「再闢稿務數恩情」這個標題，感謝主編李牧師將編務過程展現在讀者面前。司徒弟兄在「財務報告」中的分享很美。《導向》已進到國際網路，想想世界各地有多少人飢渴慕義的心靈因此得滋潤，得飽足，我們真不能不和朱俊隆弟兄分享這一份興奮。謝謝你提到吳恩溥牧師的感召。是的，偉大的父神的事工創始時總是由一小撮對神有信心，願意宣揚神美德的人，有了感動，清楚異象，就不顧一切（很多時候是來自仇敵的冷水）赤手空拳地幹了起來。

鎖園

